

他让她如此为难，简直比离弃更让人伤心啊。

为难

【文/于是】



阿姨郑重其事地把一只线编珠串放在洗手台边，给她微信留言说洗衣服时掉出来的。但，那不是她的。看照片就能知道，珠串很廉价，不是货真价实的珠宝，线编略潦草，不像是坊间出售的东西。

结论：某女性的手作之物。推论：男友的某女友的随身之物。

她和男友同居五年半了，亲朋好友已默认彼此的伴侣身份，甚至很认同他们不急于用婚姻的方式束缚财产、空间、身份等累赘之物的想法。照她想，如果有了孩子，大概会为了孩子结婚；如果单身也能有孩子，大概连这一步都能免了。

但这随身之物是谁的呢？她提早半小时下班，先回家“瞻仰”了一下实物，再放到阳台的边柜上，因为他晚上回家后鲜少去晒衣物的阳台。她本想在家等他，但如坐针毡，无论如何都会去想那样东西。她像害怕或烦躁的人那样只能逃避，速速约了朋友吃饭喝酒，席间不回他的信息——然后想到：他们之间不秒回的状况已经很常见，彼此都习惯了，不会随便扣上“你不关心我”的大帽子——然后再想到：他没有秒回她的那些时候，没有像某些男人随时报备的那些时候，他到底在干什么，和谁在一起——然后再想到：只靠这样的怀疑是永远不会得到结论的，没有证据，假如需要证据的话。

但总归是要回家的。她坐在出租车里，想好了他可能会有回答。可能说是捡的，可能说是熟人同事落在车里的，可能说是打算送她的。诸如此类。男人之间传播的经验教训是不变的：在没有实锤的证据前，只要矢口否认就好，女人终究没有办法。更何况是忙得经常加班晚归的女职人。没错，他一定会矢口否认。否认见过这东西、摸过这东西，否认她的所有推断和怀疑。

但如果他有过一秒的迟疑，说出另一个人的存在呢？她想了两个红绿灯的时间，坚定地认为：那将是最好的答案。不管那个人是什么性质的存在，是丢失私物也好，是给予信物也好，都将是她坦诚的标志。她就会信他。这和此刻爱不爱、未来婚不婚毫无关系。

回家后，她看到他在卧室里若无其事地看影碟，也不问她去了哪里。她也若无其事地去了阳台，然后发现搁在边柜上的那串东西不见了。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她无法相信他警觉到会翻遍每一个角落，只为了抢先她一步夺取证物，那将说明事实比她想象得更严重。但她不得不相信证物的消失。她甚至又看了看阿姨发来的照片，想了想，该不该拿着照片去质问呢？她站在深夜的阳台，吹着微凉的夜风，没有力气兴师，也没有底气问罪。

这真是太为难她了。她前所未有的地想听到他说出另一个女人的名字，但不知从何问起。

乐活记

>>>

常带外宾吃饭，练得专业点菜技能，保证耳目清静，不出意外。

很多人对身外之国所知甚少，一把年纪了没办过护照。有机会出差到中国，不少人是又激动又害怕的。这些不太出门的欧洲内勤人士一出远门就对食物特别谨慎，就连做创意工作的人也不太好玩。

带过一群意大利设计师到北京做活动。身在三里屯，居然第一顿饭就要求吃日本餐，只因为“安全”。你说这逻辑是不是又好气又好笑。

后面吃了几顿中餐，好玩了。鼎泰丰的蟹粉小笼蒸屉里会放上一个面粉做的小蟹代表里面的馅儿，两个意大利女人把这小面团把玩在手上，研究半天后得出结论：It's pasta! 白灼芥兰切成长条码得齐齐的上桌，难倒了用筷子不熟练的一位金发美女，她无论如何也无法用两根木棍把一长条芥兰竖着送进嘴里，干脆用手抓了。她还振振有词

地说，在法国白芦笋就是用手拿着吃的？！餐前自信地说喜欢吃辣的帅哥，碰到一只上海人出品的红油抄手就被辣得闭不上嘴巴，那下一站成都都要如何生存？还遇到过一位人高马大的南欧女，把春卷全部拆开了一点一点吃，说是怕蘑菇有毒……

带外宾到北京，烤鸭总是要搓一顿的。小院儿环境舒适，烤鸭上来时duang duang打着锣，很有仪式感。师傅在桌边熟练地片皮，客人们看得津津有味。鸭皮先上，出于礼貌摆在离客人近的地方。他们觉得莫名其妙，倒是伸长了手去夹离得比较远的鸭肉，不受待见的鸭皮冷在那里慢慢失去了芳华。服务员换骨碟的时候，意大利人顺手把整盘鸭皮递给他们撤了，一众本地陪客眼睛随着盘子飘，内心都在滴血。

餐桌上的趣事何其多，其实自己也囤过。第一次吃生火腿哇哇吐出来，让招待我的人尴尬了。好在我适应得快，后来竟成了爱好。吃得宽了，世界就广了。

有人说对食物好奇心强的人更容易缩小文化差异，我相信。

吃识天下

【文/瞧爱】



用噤声给一点从前我们不曾展露的温柔。

噤声

【文/老何】

唐太太死了，死在七夕的前一晚。他们说这是解脱。“他们”是那些住在附近的人，他们甚至帮她描述了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她所经受的褥疮，一遍遍重复着她多么不堪。这些人比唐太太的子女们，更急着洗刷掉她死于“子女不孝”的嫌疑，跟每一个未曾在死者床前的人解释，“她一直都这样瘦”，“人老了营养就没法吸收”，“她吃素”，“她每天因为褥疮的折磨企图自杀”，“她可能早就想自杀了吧”……他们在唐太太卧床的三年里跟她交谈的次数总共不过5次。

而事实上，唐太太虽然87岁却不是自然死亡，她是因为吃一碗砂锅小馄饨而去世的，死亡证明上的原因是窒息，通俗地说她是被馄饨噎死的。这张死亡证明并没有阻止“其他人”的猜测。

我能理解，唐太太不会有这样一种不体面的时刻：对着一碗平凡无奇的小馄饨狼吞虎咽，食物卡在喉咙里。在瘫痪之前，救护车快到楼下了，唐太太得知要被送到我们医院，她跟二女说，让我梳一下头发。当她躺在医院来苏水的气味里，我仍然能闻到她身上干净的香味。

护士们流行的说法是“因为儿女不孝，一米七的老人瘦得不足四十斤，甚至被虐待至死。儿女们知道理亏才不敢送医院。”义愤填膺的护士们想过报警、给社会机构打电话、去微博曝光唐太太被虐待的原因；后来她们认定唐太太一定是觉得人生无望才选择用小馄饨将自己了断，“就像那个偷飞机的年轻人”，她们说。

这些天，那个在西雅图偷飞机却因无法降落而去世的青年是新闻热点，因为一个时尚大V对这件事的“猜想”，青年的死亡又蒙上了不一样的色彩。或许我这么说大V也有失偏颇，我不认识偷飞机的人，我只是真的同唐太太相处过，她在我的病房住了一年又十四天。在一年多里，我每天都跟她交谈，但我以为我并不了解她。不仅是这样，人无法通过有限的交谈进入另一个人内心的。事实是，唐太太死了，偷飞机的年轻人也死了，那些死去的人再也无法为自己辩白，而如果我们不是真的了解他们，不是为了用死亡来寄托自己的软弱与隐秘，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地跟死者道个别呢？